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胡明楷

尚書全解卷三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顧命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

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王制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蓋每州各擇一賢侯為之伯一州之諸侯咸屬焉總九州則又以天子之公二人為之伯九州之諸侯分屬焉所謂二伯也虞舜之時有四岳又有十二州牧四岳即方伯是也牧即州伯是也舜以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則自羣牧而下各以其方分屬之周分天下為左右而屬於二伯此正虞氏之舊制也其異者虞以四人而周以二人耳成王之初二伯則周公召公為之周公既沒則畢公

代之觀君奭序曰周公為師而康王之命畢公以父師呼之公羊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畢公代周公為東方之伯亦代之為師也故當成王之將崩而康王之將立則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之馬范純夫內翰嘗曰夫有十金之産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乎葢將以天下大器祖宗積累艱難之

業傳之於其子則夫將死丁寧之言召公卿而下托以幼孤其事豈細也哉此顧命之篇所以作也序既言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諸侯蓋亦預於顧命觀下文記載太保奭傳顧命於康王之禮邦君亦麻冕蟻裳入即位則其預之也可見而其記載成王之命羣臣也特言三公六卿與夫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蓋亦互見而已成王之命羣臣自太保至於御事而序特言召公畢公漢孔氏曰序以要言是也曰顧

命者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唐孔氏曰説文曰顧還視也鄭康成曰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言臨終死去迴顧而為語也是也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撮取其篇中數字以為簡編之别惟顧命費誓則又特命焉此亦出於其當世史官一時之旨意而已

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史記本紀帝王在位所歷之年未嘗記載漢志則以為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其説謂成王即位之初周

公攝政七年成王即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又以此年為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又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歷世既久經無明文未知孰是哉生魄哉始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蓋月之三日光始生於西而漸東滿既望則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明生則魄死明虧則魄生哉生魄則望之後也漢志以生魄為十五日先儒以為十六日案唐孔氏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

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四分之一耳竊謂生魄既在望之後不得以為十五日也漢志曰生魄望也故以為十五日耳漢志以甲子即哉生魄之日漢孔氏無說唐孔氏之意亦與漢志同觀經既於哉生魄之下言王不懌而乃言甲子則甲子生魄不得同一日蓋書之記日必先正朔望將言朔後之日必以死魄生明朏紀之將言望後之日必以望生魄紀之故也然亦有可疑者書所記朏望之類其後將言某日

則必繼之曰越若干日此獨不言故漢志唐孔氏之說所以同為一日不懌者疾也有疾故不恱懌後世謂之不豫亦此意也天子之疾曰不懌不豫也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洮盥也洗手謂之盥頮洗面也内則謂之醴王以哉生魄之日得疾至甲子則疾甚矣故命羣臣屬以太子也先儒曰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蓋疾病不能以沐浴故也相相禮者鄭康成以為太僕

蓋太僕掌王之服位掌擯相故也儒行所謂更僕者亦此也王疾不能興故但相者加之於王身也冕服袞冕之服王朝覲諸侯於廟則袞冕此既發大命故以朝諸侯之服被之也几所憑以為安司几筵凡大朝覲設左右玉几故此亦憑玉几以出命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自太保至於御事無一不召故曰同召也太

保至於毛公則六卿也雖則六卿而又兼三公之官太保與畢公毛公也故二人以公稱之以其次第推之奭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為司空左傳并史記皆謂康叔為司寇此衛侯既於次第為五是司寇也故其他可以類推之三公者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師毛公為太傅召公既曰太保奭畢公之為師見於畢命則毛公為傅必矣芮國名世本曰芮伯姬姓是周之同姓也

逸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此在武王之世成王之世既為司徒至厲王時則有芮伯作桑柔詩以刺王左傳所謂芮良夫也至桓王時有芮伯萬杜預謂芮在馮翊臨晉縣彤王肅云姒姓蓋六卿惟彤伯非周之同姓畢毛皆文王之子左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畢公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名高史記謂周畢公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則又不以為出於文王當

以左傳爲正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其後有畢萬仕於晉又以食采於魏爲魏氏毛公亦文王之子左傳有毛伯衛毛伯過毛伯得皆其後也左傳曰伯而此曰公伯其本爵也兼三公之官故曰公亦猶春秋有祭公又曰祭伯也衛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傳謂王孫牟繼其父爲司寇猶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也畢公太師而在太保之下故唐孔氏曰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蓋召

公時為冢宰而畢公為司馬惟以職任為尊卑故耳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此蓋紀述一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入為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以其職任為尊卑不以爵秩高下四也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凡會同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故特與虎臣言於百尹之上虎臣即

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也百尹百官之長御事謂凡治事之臣者成王之命羣臣相康王上自公卿下至御事同召之蓋與羣臣共立之也後世人君將托後嗣惟召大臣數人謂之顧命之臣如漢武帝則惟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宣帝則惟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其他不得與焉晉陶侃至以不與顧命之故怨朝廷不肯救蘇峻之亂皆非先王之意也召公以太保為冢宰蓋後世宰相之任故成

王之命羣臣相康王則召公為首而後世人君將託後嗣則又特建大將軍一人位在宰相之上實專制朝政如漢武帝有丞相車千秋則乃以霍光為大將軍宣帝有丞相于定國則乃以史高為大將軍皆非先王之意也漸進也幾危也言進大病而至於危殆也病日臻既彌留言病日至而彌甚留於身不去也左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蓋

言疾病則甚於疾論語曰子疾病包氏曰疾甚曰病故此既言疾而又繼之以病也惟其疾病如此故懼夫死之將至不得以誓言敷告羣臣以繼嗣之事以此之故我所以詳審而訓命於汝也麗附也其訓命之辭則謂文王武王相繼而起其光明之德既重而盛又宣達之於天下也下武之序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惟其重光故民莫不慕德而

歸附之民之附周既已定矣乃陳教化以訓迪之使之漸仁摩義以歸於士君子之域既定民之所附而又陳教則可謂勞也肆勞也谷風曰既貽我肆亦勞也惟勞而不敢少有違焉蓋兢兢業業未嘗暫息故能通達商家之否易危為安轉亂為治以集天之大命於我周家奄有天下也魚麗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肆憂勤也集大命則逸樂矣在後之伺成王自謂也楊子曰倥

侗顓蒙注曰倥侗無知葢成王之謙辭成王繼文武之後則能致敬以迎天之威夫所以敬迓天威者不在乎他惟嗣守文武之大訓而不敢昏亂逾越則天福之矣葢天既以文武之重光而眷顧之錫以無疆之命成王惟能守文武之訓光昭之率循之而不敢昏逾則天之威命葢將方興而未艾日來而不窮我則敬迓之而已今天降疾病於我身已至於危殆不能興起不能覺悟故我以此言告汝汝當明於此言

而無忽自今以往當爲我元子之輔翼敬保之以大濟於艱難之中蓋以幼沖之年而當萬幾之務親政之始一嚬一笑安危之源自此而分可謂艱難矣當有以大濟之也釗康王名康王成王之長子故曰元子也其所以敬保之者惟休兵息民以安輯天下柔遠而略於外能邇而詳於内則庶邦無小無大舉安而胥勸無有乖爭悖逆之節矣夫人亦指康王也貢進也冒貢者不顧而進也非幾者林子和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非幾則危亂之兆也是也君有君之
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故欲羣臣之所思者惟欲康王自治於威儀以
為民則不可以之而冒進於危亂之兆也蓋威儀不
謹則為危亂之兆矣紂幽王是也傳曰男子不没於
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故死生之際昔人之所重平日
之所以正心誠意者蓋於此而驗焉如魏顆曰疾病
則亂當屬纊之際而其精神瞶亂言語悖繆者常人

皆然惟曽子曰吾何求哉得正而斃斯已矣故雖病革而必易簀不以將死而曠於禮又召門弟子啓其手足以為知免又告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處死生之間而其安静有守若此可謂大賢君子矣成王被冕服以見其羣臣是亦曽子之易簀也訓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言則亦曽子之所以告門弟子孟敬子者也此其所以為成周之令王欲觀曽子成王惟觀諸此而已矣

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

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兹既受命還至立於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以下叙康王受命之事蓋成王既以疾病危困之故並召羣臣屬以幼孤及王既崩乃輔翼嗣子而立之以成王之所以命羣臣者而傳之康王故布陳其儀衛以為國之光華亦以為備也綴衣幄帳也周禮注曰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曰綴衣者連綴為之也下文曰狄設黼扆綴衣是王

之座必有黼扆綴衣則設於黼扆之上庭者路寢之庭也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在此綴衣之坐既畢則反於寢處故羣臣既受命而還則徹去幄帳置於路寢之庭將為死備也仲桓南宮毛二臣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丁公是時以列侯入為天子虎賁氏南門路寢之門也王宮卿南故寢門曰南門翼室先儒曰明室路寢蓋以翼訓明如翼日之翼不如蘇氏曰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

廬於翼室其說為善薛博士亦曰翼室夾室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成王以命羣臣之明日乙丑而崩則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己以聽焉故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於吕伋之處取二干戈而持之以統率百虎賁逆太子於路寢之外而入立之以為天子延之使入夾室當喪居憂為天下宗主也趙伯循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

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門嚴飾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簒弒之禍曷由而至哉當成王之崩康王之立以召公奭而總羣臣以齊侯吕伋而典禁衛固得其人矣仲桓南宫毛以冡宰之命而後逆太子齊侯又以冡宰之任而後授之兵衛則姦邪何自而萌哉成王以乙丑之日崩康王即以乙丑之日立雖緣臣民之心不可曠日無君亦所以杜絶姦邪窺伺之心也康王之為太子葢有年矣天下所

共知也雖太子之居有東宮焉及王不懌太子未有不在側者而其逆之乃在於南門之外者范純夫内翰曰當是時太子在内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宫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其言甚善蓋特出而迎之則非所謂蔽於隱

者也觀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立者七君蓋其本乃自於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惟恐不久故以繼嗣為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半紙以某人為嗣則羣臣皆拱手而待命誰敢違者亦有雖有嫡嗣而不能以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者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是誠萬世帝王之法者矣其逆之以二干戈百虎賁者所以衛

太子也國有大變非常之事不可以不前備也左傳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則逆太子其可以無備哉丁卯者乙丑之後二日也命者亦是太保之命也先儒以作冊者命史蓋以周禮內史掌冊命故也成王將崩之言特宣之於口未有冊書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如成王之命周公後康王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

作冊是也此將以其父之命傳之其子故亦作冊也冊度者作冊自有法度也越七日自丁卯至癸酉為七也鄭康成謂癸酉為大斂之明日蓋以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日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唐孔氏則謂王崩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召公以方伯為太保冢宰以相天子故曰伯相須材者先儒曰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即檀弓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

者斬之也狄者下士祭統曰翟樂吏之賤也喪大記
曰狄人設階則翟者賤官喪事所使也扆者爾雅曰
牖戶之間謂之扆郭景純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
者以其所在處名之蓋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
牖之間故以為名焉爾雅曰斧謂之黼郭氏曰黼文
象斧形因名云考工記曰白與黒謂之黼蓋以白黒
畫斧形於扆也狄之設此亦是伯相命之也唐孔氏
曰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也

牖間南向即戸牖之間戸西牖東也牖說文曰穿壁以木為交窻也南向即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此有四坐牖前南向其一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是也牖前即所謂依前故先儒以此為見羣臣朝覲之坐如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亦此也敷重者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此敷重者皆敷三重也莞筵

繅席次席是三也篾席即次席此特言其上者先儒以篾席為桃枝竹鄭康成周禮注以次席為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故知二者也鄭氏之解此篾席則又以為析竹之次青者王肅則曰織蒻苹席也黼純者先儒謂以白繒黑繒為席之緣鄭氏周禮注則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之也華玉先儒以為彩色鄭氏則曰五色玉也仍几者因几也先儒曰因生時几不改作案周禮曰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氏則曰

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則又不以為因生時几也以華玉飾仍几即所謂左右玉几也西序東向此又一坐也東序西向此又一坐也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葢堂之東西廂所以序别内外也西序故東向東序故西向敷重亦三重也牖間南向之坐見於周禮甚明此三坐雖無所經見其制度亦必然也底席先儒曰蒻平唐孔氏謂即蒲席王肅亦曰青蒲

席鄭氏則以為竹席厎致也箴纖致席也綴雜彩也
貝者水蟲其甲可以飾器物故古者以為貨寳爾雅
曰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郭氏曰餘蚳以黄為質
白為文點餘泉以白為質黄為文點今之紫貝以紫
為質黒為文點所謂文者此也葢以此貝為几之飾
也豐席先儒以為莞案爾雅曰莞苻離其上蒚郭氏
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用之為席又曰蔗鼠莞郭
氏曰亦莞屬也可以為席詩曰下莞上簟周禮亦有

莞筵王肅亦以豐為莞惟鄭氏曰刮凍竹席蓋篾底豐鄭氏皆以為竹故也唐孔氏曰凡此諸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説耳此言畫之畫純蓋以彩色畫帛以為席縁雕玉者爾雅曰玉謂之雕蓋以玉之雕刻為几之飾也先儒以西序東向之坐為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向之坐為養國老享羣臣之坐此二坐不若牖間南向之坐為有所經見鄭康成王肅之説亦然蓋亦是相傳為説也唐孔氏則以燕禮西向養

國老享羣臣與燕同旦夕聽事重於燕飲而西序在上故以為旦夕聽事之坐也西夾即西方房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說文曰房室在旁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蓋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亦南向筍先儒曰蒻竹桊爾雅曰筍竹萌郭氏曰初生者說文曰竹胎蓋取筍之皮織以為席玄紛先儒以為黒緩桊周禮亦曰紛純注曰紛如緩有文而狹者也說文曰黒而有赤色者為玄故以為黒緩蓋以

此綬為席之緣也先儒以此坐為親屬私燕之坐亦無所經見唐孔氏以謂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享故也惟為親屬私燕之坐故其席之緣則黑綬而已無有繢畫彩色之飾其几則髹漆而已無有貝玉之飾也此四坐皆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今將傳先王之顧命故設之以象其平生然必設四坐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則交於神明之義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自狄設黼扆以下皆是將傳顧命于康王故布陳其

儀衛以將傳先王之命故設四坐之几席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而求之庶可以交於神明若夫器物則先王平生之所寶者車輅則先王平生之所乘者皆布而陳之以為國之光華蓋所以重顧命也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曰陳之以華國也蓋先王之寶器皆藏於祖廟之中世世傳守之而不可失故其失與不失國家政刑之存亡皆

於此見之春秋書竊寳玉大弓夫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賜之伯禽受之以為魯之分器而定公之世盜得而竊則其國之政刑可知矣故書以譏之也及其得之又書者蓋其重之也如此惟寳器既為國家之重鎮此所以當大祭大喪則陳之以華國也越及也及玉五重陳寳蓋總而言之其下復分别焉弘璧一琬琰二大玉三夷玉四天球五西序二重東序三重共五重寳則五玉之外赤刀以下皆為寳今

皆陳之也赤刀寶刀也漢孔氏為赤刀削鄭氏則曰

曲刀刀皆以意言鄭氏又謂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

亦不知何所據而言大訓漢孔氏謂虞書典謨王肅

亦然鄭康成則曰禮法先王德教鄭氏之説不如孔

氏然孔氏但以為虞書蘇東坡曰虞夏商之書其説

似為勝弘璧大璧也璧説文曰瑞玉圜也爾雅曰肉

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璧瑗

之類孔小者則為璧好孔也琬琰者周禮琬圭九寸

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鄭司農曰琬圭無鋒芒琰圭有鋒芒鄭康成曰琬猶圜也判半也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剡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蓋圭上圓下方故凡剡上寸半者謂之圭惟琰則剡半以上至首而規又半以下為瑑飾故曰判規琬琰是二玉而乃為一重者唐孔氏曰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蓋皆九寸故也大玉漢孔氏無説鄭氏曰華山之球也夷玉孔氏但以夷訓常王肅則曰東夷之美

玉鄭氏則曰東北之珣玗琪蓋以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其意與王肅同說文亦然河圖八卦也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志亦曰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鄭氏則曰龍馬御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八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天球玉可以為磬者益稷曰戛擊鳴球是也說文亦曰

球玉磬漢孔氏以為雍州所貢西房東房即東房夾室也胤國名仲康時有胤侯胤國所為舞者之衣可以為寶故至今常寶之也大貝必大於餘貝故以為寶漢孔氏曰如車渠言其貝形曲如車之罔渠車罔也鼖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考工記曰長八尺説文曰八尺而兩面如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鼖鼓以鼓軍事皆常用之器今以為寶如此之類皆必有異也漢孔氏曰西房西夾坐東藎西房即西夾西夾既

陳親屬私燕之坐舞衣而下則陳於其坐之東西序有旦夕聽事之坐赤刀而下則陳於坐之北東序有養國老享羣臣之坐大玉而下則亦陳於其坐之北蓋席南向北向則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為上故也兊和垂皆古之巧人惟垂有所經見為舜之共工二人無傳焉其所制造弓戈竹矢皆可為後世寶垂之竹矢自舜之時傳至於周蓋千有餘歲矣如胤之舞衣兊之戈和之弓必亦前代之物但不知

其何世所造蓋古者前代之物有創造精巧者必寶而傳之如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慎氏之楛矢石砮皆以其創造精巧故分賜諸侯以為分器故世世寶之也漢孔氏曰東廂東房夾室蓋東夾無几席之位故但陳於夾室之前也周禮典輅掌王及后之五輅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輅贊駕說大喪大賔客亦如之注曰亦出輅當陳之故此將傳先王之顧命則以四輅陳

之于階塾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阼階者東階賔階者西階也説文亦曰阼主階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説文曰塾門側堂也左塾之前則門内之西右塾之前則門内之東以曲禮之言可以見也面猶向也賔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内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内故自外而向内葢大輅在西階先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綴輅在東階次輅

在東塾是次輅與綴輅相向也周禮有五輅一曰玉輅以玉飾也二曰金輅以金飾也三曰象輅以象飾也四曰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五曰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玉輅金輅象輅乘車也革輅兵車也木輅田車也漢孔氏以大輅為玉輅五輅之長故曰大輅也以綴輅為金輅蓋金輅為玉輅之次是綴玉輅之後也以先輅為象輅蓋象輅又是金輅之次而曰先者玉輅於五輅為大象輅於左右塾為先故

也以次輅爲木輅又次於先輅故也不云革輅而云木輅王肅馬融曰兵事非常故不陳之鄭氏則以綴次皆爲副貳之車大輅王輅綴輅則王輅之副先輅金輅次輅則金輅之副不陳三輅者主於朝祀而已其說與孔氏異王氏則以先輅爲木輅次輅爲革輅象輅謂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之王乘玉輅綴之以金最遠者木故木輅謂之先輅木輅最爲五輅之下而以爲先故其說不免於鑿也二人雀弁以

下唐孔氏曰執兵器立於門内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畢門路寢門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畢最在外而路最在内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内既其出也方在應門之外則其未出也在路門之内必矣故知畢門為路寢門蓋其一名也此言畢門之内則知上文所陳四坐及器物車輅之所在皆路寢門之内也二人者唐孔氏曰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

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戺漢孔氏曰堂廉曰戺賈誼曰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注曰廉側隅也乃知戺為堂之側蓋近堂而立也四人者唐孔氏曰兩廂各二人蓋一陛各兩人兩階故四人也東堂西堂者唐孔氏謂鄭玄曰序内半以前曰堂謂序内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者說文曰遠邊也漢孔氏謂東西下階上唐孔氏曰

堂上之遠地當于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謂堂北階之上唐孔氏曰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冕大夫之服弁士之服垂旒則曰冕弁則無旒雀弁與冕板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一命大夫之冕亦無旒則與雀弁同而曰冕者一命大夫之冕雖無旒亦前低一寸二分故曰冕雀弁則前後平故不曰冕雀弁者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周禮曰凡兵事韋弁服故漢孔

氏謂之雀韋弁以皮爲之也綦者鄭氏曰青黑王肅曰赤黑漢孔氏亦謂鹿子之皮爲之也惟弁爲士服者皆立於堂下冕爲大夫服故皆立於堂上此下兵器有七種惟戈之制見於考工記其它無所見漢孔氏曰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戟屬銳矛屬鄭氏曰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劉今鑱斧鉞大斧戣瞿今三鋒矛銳矛屬皆以意自爲之説王肅曰皆兵器之名唐孔氏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

之也其言最爲有體說文曰戈平頭戟也鉞斧也戣
兵也惠劉瞿無文至於鋭則以爲鋭曰侍臣所執兵
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則知漢之時作鋭
楊雄長楊賦有曰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顏師古以兖爲箭括張秘謂兖當作鋭字與鋋字相
次又案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鋭孔安國傳曰鋭矛屬
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鋭字後傳作鋭字說文鋭芒
也亦與矛不類矣此兖字合作鋭此言有理意或然

也王氏之解此篇以爲所設之物所陳之器皆有其義以至或在左或在右或在東或在西或在房或在序皆義之所寓其說之鑿莫此爲甚如果有其義則惠之立於畢門戈之夾兩階㠯皆當有其義也王氏何爲闕之哉王氏謂周之典籍缺矣其措有不可知者蓋可以傅會爲之說則以爲有其義不可以傅會爲之說者則闕之也夫古者先王之制器物以行其禮儀豈茫茫然無有意指寓於其間哉如左傳曰清

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先王之意如此而已矣若謂在東則有取於仁在西則有取於義以至有為道之序有脩德之序牽合破碎以求配於仁義道德必非先王之本意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古者告終易世之時必以禮正之故於其即世也則以禮正其終而於即位也則以禮正其始蓋其授受之始天下之根本繫焉其可輕哉春秋有書公薨于路寢是以禮正其終者也有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以禮正其始者也故書其正者以見其不能正者焉成王於大漸之時而同召百官被冕服憑玉几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則其終正矣康王於是設四坐之几席陳其寶器布其車輅備其干戈之衛王與羣

臣冕服以傳先王之命則其始終無不正此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法也麻冕者禮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升者八十縷也論語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則知自孔子以前冕皆用麻孔子之時始易之而用絲也周官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此既授先王以冊亦是禮之大者故唐孔氏謂其服必衮冕衮冕有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刺

於裳則是衮冕之裳有四章特言黼者蓋黼是裳之一章唐孔氏謂有文故特言之與詩元衮及黼同意卿士漢孔氏以為公卿大夫案詩曰蔡公為卿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皆指執政而言而以為公卿大夫者其意為成王之託羣臣以幼孤公卿大夫與焉不應其傳顧命則獨其執政者與也蓋略舉卿士而已周官公之服衮冕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毳冕孤之服絺冕卿大夫之服元冕此卿士邦

君之麻冕蓋亦各從其命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之
麻冕亦然太保三公太史下大夫太宗大宗伯卿亦
從其命服也蟻裳者蟻色玄玄裳也彤裳漢孔氏曰
彤纁也考工記鍾氏曰三入爲纁爾雅亦曰一染謂
之縓二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禮祭服皆玄衣纁裳
漢孔氏之說則謂黼裳彤裳皆與常祭服無異惟蟻
裳則非常祭之服蓋以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不可全
同於祭也蘇氏則謂三裳皆變也雖君臣皆吉服然

皆有變其解蟻裳則謂與檀弓蟻結於四隅之文同從先儒之説則蟻裳不應獨異從蘇氏之説則彤裳不得爲變歴世既遠禮文漸滅不可得而折衷也介圭大圭也考工記有大圭長三尺又有鎮圭尺有二寸而漢孔氏以此圭爲尺二寸之圭者蓋三尺之圭天子服之尺二寸之圭天子守之此將奉之於康王以明其爲天子故知是鎮圭也同爵名瑁者考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蓋言

德能覆蓋天下也唐孔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斜鋭其冒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小大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冒所以冒諸侯之圭以合瑞信猶今之合符然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蓋介圭以爲天子之守而冒圭以合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

顧命則皆奉而進之也舜之始受禪輯五瑞既月而班之康王之始即位受同瑁而諸侯奉圭蓋必亦如舜之輯而班之是皆合符以正之於其始也承亦奉也皆進之於王也上宗漢孔氏謂即宗伯鄭氏曰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也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如康成之說則是上宗已兼大宗伯小宗伯矣下言宗人漢孔氏以爲小宗伯如康成之說必以宗人爲小宗伯之

最下者其位在三者也然小宗伯一也不可以其一為上宗以其一為宗人不如以上宗為大宗伯宗人為小宗伯方為明白上宗既為大宗伯則其奉同瑁蓋兼執之乎此亦不可得而見也書即冊命也自嗚呼疾大漸惟幾至冒貢于非幾皆載於此冊也御亦進也君當升自阼階康王之自賓階升者王自外而入傳命者自阼階升王未受命則當自賓階也入即位者邦君卿士不執事故但就其位而已鄭康成曰

卿西面諸侯北面唐孔氏又曰公亦北面孤東面此其位也太保上宗由主階升者以將傳先王之命爲王故也大史亦由此階而升也御王册命者以册命進於王也曰秉書則言其持之以升曰御王册命則言其奉之以進曰書曰册命駁文也皇后以下則太史進册而陳此言也先儒則以此爲册書之辭非也豈成王將死丁寧之言而史輙易之乎故知史以成王之言著之於册矣此則將奉册而進之之辭也言

此冊者乃成王當大漸之際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以命汝嗣其教訓以臨治天下爲周邦之君汝之所以臨君周邦者惟率循大法不可少有紛更則可以燮和天下使無有暴慢鄙詐之風則大文武之光訓布在方冊者可以對揚之而不替矣言成王之所以命羣臣以輔賛康王者其意如此而已皇后大君也指成王也王氏之言皆鑿也王則再拜以敬受之遂起而對曰以眇眇然微末之小子而負荷先王之

大業其能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蓋自恐其不能也
既受命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其受瑁也必授之
人其受同也則以祭故三宿三祭三咤必三者與夫
三辭三讓三揖三勞同不如是無以示其敬之之至
也先儒以宿爲進爵以咤爲奠爵蓋謂進於神坐之
前則以酒酹地而祭酹訖而奠爵焉蘇氏則以宿爲
奠爵以祭爲祭先以咤爲至齒而不飲即嚌也蓋謂
既實爵矣則受而置之乃以祭先於是嚌之也其意以

下文曰上宗曰饗唯嚌之則上宗乃贊王以饗其福也觀太保之酢言祭嚌即此祭與咤也蘇氏似爲勝曰饗蓋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故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享之也如此則王之禮畢矣故太保則受其同下堂而易之蓋太保將酢祭不可即用王之爵故以異同異同者言别爵也盥以異同者易爵而洗也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已祭太保又報祭故曰酢與酬酢之酢同儀禮曰君

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蓋璋瓚次於圭瓚此既報祭故持璋也太保將祭故拜將拜故以同授小宗伯王則荅之太保既拜則又受同於宗人而祭既祭則嚌之嚌之亦所以饗其福也將受福不可以不拜故於所居之位以同授宗人而後拜王又荅之君於臣無荅拜此荅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於是則酢祭之禮亦以畢故太保下堂而有司於此皆收徹之於是諸侯則出在廟門之外以持新王之誥命蓋王既受命

則誥戒之即下篇是也廟門即寢門以其殯在焉故曰廟也觀顧命之書或者疑之以爲召公不當出康王於外而逆之康王不當吉服以朝諸侯爲此言者蓋不思耳夫天子爲天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茍立之於次即以君天下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間投隙而揺國本天下其誰知之蓋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成王之寢疾則憑几負扆親見羣臣自太保而下至百尹御事告以元子釗之宜承大統其崩也太保則

顯逆之於寢門之外冊受末命復率諸侯而朝之蓋所以顯示萬姓杜絶姦萌史官詳而載之以為後世法使有國家授受之際皆得以是為法姦人孰得而窺之秦始皇之於扶蘇豈有異志惟不能顯示於天下李斯又不能顯而立之故趙高胡亥得以亂之論者不此之慮而謂其不當釋喪服以服衮冕此不知變之論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太甲之居喪也

伊尹祭於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厥祖而朝羣后是亦與天下共之何獨召公康王哉古之人皆然特其文有詳畧之不同何獨於此而疑之

康王之誥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

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蓋懼夫康王以幼沖之資不克負荷欲羣臣輔翼賛襄以弘濟于艱難康王既受顧命矣則始居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而王申誥於諸侯與之正始而後居喪此篇之所以作也蓋成王之顧命欲康王之率循大卞以燮和天下此羣臣之所以進戒於王欲羣臣敬保元子釗弘

濟於艱難此康王所以申誥於諸侯古者天子始受命以奄乇四海則諸侯各率其職奉朝會於天子之都以致禮於新君所以正始也舜禹之受禪既祭告於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矣於是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湯之克夏武王之克商其反國也則庶邦冢君率職而受命王於是有以告戒之湯誥武成是也舜禹以揖遜而得天下湯武以征伐而得天下其始受命固不可以不正其始若夫康王繼世而

立而其始亦不可不正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此即舜禹之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此即湯誥之嗟爾萬方有衆武成之王若曰嗚呼羣后也成王以乙丑之日崩其傳命也以癸酉之日而邦君與焉不應諸侯聞康王之立而輻湊王都如此之速蘇氏謂成王之疾久矣此諸侯來問王疾者歟案顧命之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成王之

大漸而託羣臣以幼孤諸侯蓋以預於受命矣謂之來問王疾可也然成王以四月始生魄之日得疾即以其月之乙丑日晏駕謂成王之疾爲久不知何所據也尸天子者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無所爲也康王之宅憂也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以聽焉惟百官聽於冢宰故康王可以居其位而無所爲此所以曰尸天子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夫古之人當諒陰

之時三年不言而康王乃告諸侯者蓋康王之受顧命也其言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及其朝諸侯也又報誥於庶邦侯甸男衛蓋所以繼承大統而與天下正始故不得不有言自此之外則不復有言必至於三年而後始親萬幾發號施令也如太甲之嗣位伊尹祭于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于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伊尹之訓王亦羣臣進戒康王之意也然當是時也侯甸羣后咸在

則豈無告戒諸侯之言乎以康王觀之則可見矣以康王之誥名篇亦猶湯誥也湯誥二字足以成文康王誥三字非述作之體故加之字以足成之說命畢命則二字而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亦以其三字故也伏氏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蓋王出在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門俟其文正相接正如舜典之愼徽五典上接堯典之帝曰欽哉故伏生亦合而爲一也然合之則無以足百篇之數且既有此二

篇之序其可以合之故王鄭諸家又以自高祖寡命以上入於顧命以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夫康王立於應門之内而諸侯各以其方入朝見新君以其土地所有之物爲贄然後羣臣進戒於王而王則報誥之蓋因朝諸侯而誥之此一篇終始之義也而中析之可乎唐孔氏曰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此言盡之王之受顧命也在路門之内故其出也則在應門之外以路門之外即應門

也太保西方之伯故率西方諸侯畢公東方之伯故率東方諸侯上篇末曰諸侯出廟門俟廟門亦路門也出路門即應門而此又言入應門則知諸侯之出廟門俟者但言其自廟門而出於外耳非俟於廟門之外也王氏曰東方宜由左而入右西方宜由右而入左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固有其所以自便此非也案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惟主人之就東階而其入自門之右則東

方之入應門右乃其所也惟客之就西階而其入自門之左則西方之入應門左亦其所也何必又爲之說哉王之出在應門也南面而立故諸侯之入者東方之國則在門内之東廂西方之國則在門内之西廂皆北面而立焉乘四馬也乘黄者四馬皆黄也詩傳曰黄騂曰黄謂黄而雜赤者也大叔于田曰乘乘黄車攻曰四黄既駕駉曰有驪有黄有駜曰駜彼乘黄則黄色者是古人之所貴朱者朱其尾鬣也左傳

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即此朱是也王氏以黄爲臣道以朱爲君從人以變皆鑿說也賔即諸侯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賔之禮注曰大賔要服以納諸侯蓋諸侯入至于王都則有賔之道稱即奉也奉圭而又兼以幣獻蓋圭幣者人臣所以贄見天子也奉圭即輯五瑞是也諸侯各以其所執之圭奉之以授天子天子則以瑁圭冒之以合信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曰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唐孔氏因之以帛即馬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經既言乘黄朱而又言兼幣安得以幣為馬乎曰皆布乘黄朱謂諸侯皆陳其四馬於王之庭不獨二王之後也當從蘇氏之説謂馬所以先圭幣言諸侯之來朝各以其土地所有之物以為幣而贄見於王馬所以先圭幣也左傳襄公十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之愚杜元凱曰古之獻物必有所先今以璧馬爲愚之先故蘇氏謂馬所以先圭幣也先王之所以列爵分土以建邦國封諸侯者凡欲以爲王室之衛敵王所愾而已故諸侯自以爲臣衛言外臣之衛王室者也是時侯甸男邦衛咸在而曰一二臣衛此讓辭也奠贄曰壤奠者即以其土壤所出者以爲贄葢諸侯執以見王其曰敢執者亦其謙辭言不自安之意稽首首至地禮之至也諸侯以其幣致之於王故拜而

送之王以其義既嗣先王之德繼世而爲天子則與諸侯爲賓主故荅拜也君臣雖無荅拜之禮既爲賓主故不可以不荅王既荅拜則見諸侯之禮畢矣故羣臣進戒於王也太保冡宰芮伯司徒冡宰司徒最尊故皆進而與羣臣相揖葢率之以進也前者率諸侯以朝于王而太保畢公爲諸侯之伯故畢公與太保率之而入此則率羣臣以進戒於王而太保芮伯爲羣臣之長故芮伯與太保進而揖之既揖之而進

故再拜稽首將有以警戒於王不可以不敬也故下文曰敢敬告天子觀下文之報誥所以告庶邦此則進戒諸侯百官皆與焉羣臣之進戒則曰殷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傳世三十歷年六百可謂大國矣惟以紂自絶於天之故故雖大邦而上天之所庸釋以改命我周我周之文武大能受天道而順之不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能憂此西土之民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蓋言其應天順人也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誕受羑若也先儒以羑為道王肅亦曰道也特言西土者本其所起之地也惟新陟王指成王也陟與陟方乃死之陟同曰新陟王猶後世曰大行皇帝也成王以賞罰之柄懷來天下賞一人而千萬人莫不勸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蓋賞當其功而罰當其罪或賞或罰無有不協此其大功所以戡定而休命之無窮有以布遺我後之人也戡定言能定之也文武創業於前而成王持盈守成於後然

後能享太平之治故其功之定在於成王之世成王既定其功以遺後之人則康王繼之當何如哉惟善守之則可矣故惟欲其張大六師之衆謹脩武備使天下之有不庭者無所投其隙而逞其吞噬虔劉之志則我祖文武所以受天之寡命不於今王之世而壞之也寡命言其難得也侯甸男衛五服之諸侯也采服在男之外衛之内既言男衛則采服可知矣伊訓曰侯甸羣后咸在侯甸近於王畿故關太甲之繼

世而來見其他道途遼遠未能遽至今則雖衞服之外亦已至矣但不知其何以咸在也羣臣先進戒於王王方從而告戒之故曰報誥曰釗者唐孔氏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不言名此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平富者所謂均無貧也惟先君文武大以平富之政推之於民則何怨咎之有哉蓋使其政之不均則必有怨

之者矣天下而有一人得以僥倖而獨遂其私則亦必有一人而受其弊是不均者務爲怨咎之方也齊信者言其有此二德也先儒以齊訓中左氏傳注亦訓中史記注則訓速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則又訓莊厎至言致其至於此二德若大學所謂用其極也惟致其至則無不盡善盡美故能昭明于天下也時又有勇猛之士如熊如羆折衝禦侮以爲社稷之衛忠直之臣無有二心殫謀竭慮惟知有公家之利而

爲之此所以能保乂王家如太山之安故能端命于
上帝天遂順其道而付畀之以四方使爲之君也蓋
文武之道有以順天故天亦順之桀紂幽厲之所爲
皆逆天理故天亦逆之而不畀以命未有已則逆之
而可以使天順之也文武既爲四方之君故疆理天
下建爲諸侯以立王室之屏翰其意在我後之人蓋
言爲子孫計故建侯樹屏也端命言正當上天之命
上帝皇天史之駁文此類多矣天子之於諸侯同姓

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以大小而分伯叔此特言一二伯父唐孔氏曰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胥暨相與也先公謂諸侯之祖父也諸侯之祖父嘗臣服于周之先王推忠協力以保乂王家令汝諸侯當相與而顧安之也顧謂顧念而不忘也蘇氏謂此言如盤庚告戒之意是也蓋使諸侯能盡忠於王室如其先公之於先王則爾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爾之所以顧綏先公者汝雖分土列爵職居於外心當拳

拳於王室蓋忠臣之心豈以内外而有間哉心苟忠矣則雖在外如在内如其不忠則雖自侍清光居天子之側其心何在或羣臣欲康王張皇六師故康王爲之陳文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乃能保乂王家汝諸侯苟心存王室則亦可以張皇六師以懲外侮也夫當是時也天下安靜瀛海無波上恬下嬉君臣無爲可謂太平矣而必張皇六師者蓋易之既濟有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康王之時既濟之世也

而患不可以不預防故必張皇六師而後可如晉武既平吴詔州郡悉去兵自以爲晏然無意外之變既而胡蝗内食曾無藩籬之固以其不知張皇六師故也張皇六師非黷武也如唐太宗漢武帝從事四夷揚兵於萬里之外則爲黷矣此但不忘武備而已也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鞠子穉子也康王自謂與母兮鞠我之鞠同言未離於鞠養之間也汝諸侯其職所當順者當奉恤之而不敢忽忘戰戰兢

兢每以爲憂則可以輔翼我幼稚之人洪濟於艱難不以羞辱而遺於我也蓋我若不能保有大業以繼先王其爲羞豈不大哉此乃諸侯之責不可不以是自勉也羣公既聽王之命畢則又相揖而趨出蓋其進也相揖故其退也亦然羣公既出故王釋去麻冕而服喪服觀康王之受命君臣皆以麻冕之服行禮者冕未釋也至此禮畢則當反喪服蓋居成王之喪喪服爲正未釋冕者權一時之宜以與天下正始故

其服喪服也則言反為蘇氏以其冕服為失禮且以晉侯為證夫晉侯之不肯見諸侯之大夫蓋在既葬之後既葬之後則其釋冕也久矣故不可以吉服見此方在殯而冕未釋夫何不可哉

尚書全解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胡明楷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三十八

宋　林之奇　撰

畢命　　　　周書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

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周公以殷之頑民遷之于洛邑而親自監之周公既沒則君陳代其任而懋昭周公之訓此又康王命畢公以監殷民也漢孔氏曰命之代君陳也唐孔氏曰

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其曰蓋者疑之之辭未敢必以爲然也君陳之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君陳之代周公經有明文此序但曰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不明言其代君陳然篇内有曰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以周公爲始以君陳爲中以畢公爲終則畢公之代君陳雖無明文而自見於此命作册者唐孔氏曰命内史爲册書以命畢公蓋以周禮内史之職凡

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册命之故知作册者內史也册所以紀載王命之言使藏之也左傳城濮之戰襄王命內史叔興父册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册以出王謂叔父以下皆載於册晉侯受册以出則藏之也畢公之監殷民康王命作册以命之則知洛誥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其册命周公留居洛邑無疑也先儒以後為命魯公伯禽誤矣成周郊

即君陳序所謂東郊成周成周在王城之東王城者別都之所在故以成周為東郊惟為王城之東郊故因謂之成周郊也篇内曰保釐東郊即此郊也分居里者康王之命畢公以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故序曰分居里言分其居里於成周東郊之地漢孔氏以成周郊為成定東周郊境誤矣漢書志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豐刑逸書篇名唐孔氏曰此僞作

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蓋此篇出於孔壁濟南伏生之所傳授者未得其本而孔壁之書當漢時未行於世故唐孔氏以豐刑爲僞作正如僞泰誓之類也惟十有二年康王即位之十二年也朏者說文曰月未盛之明也朏蓋月之三日即哉生明也漢志謂六月戊辰朔故三日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者於朏之後三日幷庚午數之故爲三六月之五日也豐文王之廟所在豐去宗周鎬京

二十有五里故康王但朝發宗周則可以至焉必命之於文王之廟者以畢公文王之子也其至文王之廟則以成周所遷殷之餘民而命畢公使保釐於東郊之地釐治也與允釐百工之釐同王氏之說以書稱周公曰師保萬民命君陳曰尹茲東郊命畢公曰保釐東郊從而為之辨其所以不同且告以天命使之宅爾邑繼爾居以為師保簡厥修進厥良為尹表厥宅里殊厥井疆為保釐其言皆䏶卼不安強生分

別自可以彼此移易也王若曰以下此別命之之言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亦代爲東方之伯故其朝康王
也率東方諸侯而康王呼之爲父師畢公文王之子
武王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其屬最尊故曰父即天
子謂同姓爲叔父伯父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
下用克受殷命此言周之所以得天下之始文武之
造周皆以其大德布之於天下而民心歸之故天因
民心使之代殷而受其命以奄甸四海先王指成王

也經於左右先王綏定厥家之下即言毖殷頑民遷于洛邑遷頑民在成王之世則知先王爲成王無疑蓋謂遷殷頑民者乃周公之所以輔相成王則安定其國家也先儒及說者多以先王爲文武蓋其屬於上文殊不知康王之意言周之所以得天下則自文武而其所以安定天下則自周公之遷殷民不必以先王爲文武苟以先王爲文武則毖殷頑民上無所承矣王室謂王城王城者所以遷九鼎會諸侯之地

故亦可謂之王室成王之命周公廸將其後也王城成周皆其所臨涖之地故其以商之頑民遷于洛之成周蓋使之親近王都之所在則漸染浸漬可以化其教訓矣殷民之在於故都也蓋久染於惡習孰知善爲何物哉故不能自反於善惟周公既擇其尤頑者而遷之使親近王室則可以相觀而善焉其勢既可以相觀而善而又以其教訓日夕而啓廸之俾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曉然知善之不可一日舍不善之

不可一日向此其所以式化也𢦙慎也康王謂邦之
安危惟兹商士則商民之化與不化其係於周家事
大體重如此周公安得而不慎之哉周公之訓商民
葢不一而足如多士多方之篇此其可見於經者也
孟子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
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周公欲化商民而

遷之密邇王室此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者也十二年為一紀左傳曰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此之謂一紀漢志謂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在位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謂成王二十八年崩章子平則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史記既無明文未知孰是然以既歷三紀觀之則章子平之言非也使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以七年為周公攝政之年致政之明年方遷商民商民之遷在成王之世已四

十年矣又加以康王之十二年共五十二年則是歷四紀也不得以爲三漢志所言成王三十年與夫康王十二年共四十二年則三紀有餘言三紀者舉其全數也鄭康成之數但少於漢志兩年耳父子相繼爲一世世變者指成王康王也言周公之遷頑民而訓之也至于今已歷三紀矣世又以變則其風俗當易惡而爲善蓋其漸染浸漬於忠厚之化歷年既久當與時推移也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慮者

惟商民耳尚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無一不化之民豈有不虞之變哉此我一人之所以得享其安寧之效此其責在畢公故以此命之也道有升降蘇氏引子思之言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此亦升降也政由俗革者風俗之弊必有偏而不起之處革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所謂由俗革也王朴曰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是也康王此

言蓋欲畢公觀商之頑民所以不善之由而革之耳其曰道有升降者蓋因政由俗革之弊而言之也不臧厥臧者言商民有變而為善汝當以其為善而有以奬厲之則其他將自勸苟不臧厥臧則非所謂政由俗革也夫人之為善自非謹獨之君子未有不欲上之人知之苟上之人不以之為善則彼將曰我已為善而上之待我者無以異於他人我何以善為哉是雖為善者將不能以自固而况他人欲其勸慕之

哉表厥宅里臧厥臧之謂也小物猶小事也小事猶勤則其大可知矣旅獒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畢公之勤小物所以懋其德也晉謝安舉其姪元爲將拒苻堅郗超以元必不負舉其言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蓋覲人者必自小而知之故畢公之克勤小物康王知其可以保釐東郊也康王既言其所以革商俗之道故遂稱美畢公之德可以革之也四世文武成康也

國語曰文王詢於八虞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之時已居輔相之任矣畢公嘗輔相文王更武王成王至康王葢國之耆艾也而能懋德以克勤小物則年彌高而德彌卲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畢公之弼亮四世所謂世臣孰加於此以之而監商則其德望有以素服天下夫何商民之難化哉正色率下孔子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君子者容止可觀進退

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望其容貌不敢生慢易焉則其善心油然而生故必正色而後可以率下也惟能正色以率下故有所不言其言也無不敬而法之蓋非法不言則必能口無擇言口無擇言則必能言滿天下無口過故祗師之也使其不能正也則其言孰信之哉故必正色率下而後祗師其言商之頑民以利口靡靡爲俗而又驕淫矜侉故必畢公之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乃可以鎮服

之此康王之所以命畢公也惟畢公之德可以鎮服商民也如此故雖其在先王之世其功績已爲多今我小子將垂衣拱手於廟堂之上惟仰公以成之也蓋當是時天下之民已盡向化法度紀綱已盡得其條理惟商民之未能擴然丕變康王每以爲東顧之憂今既得畢公矣故康王可以責成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罔不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
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
前政

漢荀悦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
之精華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
笞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

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擴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蓋先王所恃以鼓舞天下使之遷善遠罪頑夫廉鄙夫寛變其氣質而有士君子之行者惟教化而已矣而教化行於天下則莫大於使民知耻而有所不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天下之人不知夫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不善在上者徒以政刑而制御之則亦强制之而

已矣民將惟務巧詐百出以苟免於罪戾其刀鋸斧鉞所不可得而加者民則肆爲之矣蓋刑政惟可以制其外而不能格其心惟以德禮爲鼓舞天下之術則日漸月染曉然知善之可慕不善之可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有放僻邪侈自暴自棄者不徒不容於朝廷蓋亦不容於鄉黨之間則孰有不丕變者哉故康王既言畢公之德可以鎮服殷民如是謂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昔日監殷民之事周公之監殷民惟

分别其善惡使斯民有耻心公之徃東郊不可不念也旌别淑慝此一句爲下之總目旌即所謂表厥宅里别即所謂殊厥井疆宅居也言商民有自反而爲善則當於其所居之里旌表之以異於衆爲善者彰顯於世而爲惡者耻其不若則必以爲病矣既以爲病孰不思所以自反哉如此則是立之風聲使民知所從也風即詩曰風風也教也聲即禹貢聲教是也言王教之所以立不在乎他惟使善者有以表暴於

天下而惡者以為病則是立之也自漢以來閭巷之民有事親居喪著至行者有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其門閭正表厥宅里之遺制其有不率訓典則殊別其井居之疆界俾能畏為不善之禍而慕為善之福則其俗丕變矣王制曰司徒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上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

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所謂殊厥井疆也移之則俾之畏習射習鄉則俾之慕唐孔氏曰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之爲井田也顧使民相親愛不循教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

與往來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說爲盡不獨此也郊邑之境界亦當申重而規畫之守備亦當慎而固之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經界正然後可以分田制禄故必郊圻之畫封守之固然後可以表厥宅里殊厥井疆慎固封守則非所謂慢其經界如此然後可以安四海此一東

郊耳而曰康四海亦上文四方無虞之意政貴有常辭尚體要言政之所貴者惟在有常辭之所尚者惟在體要二者皆不可以好異也政有常則其因革損益莫不合於人情與夫先王之道辭有體要則其言談議論莫不近於人情與夫先王之道苟為政而好異則商君之徒也立辭而好異則楊墨鄒衍之徒也辭既不可以好異而商民之為俗也乃靡靡然以利口為賢以利口為賢則必禦人以口給夫禦人以口

給者屢憎於人而乃以為賢其好惡之反如此雖周公君陳監之亦化厥訓矣而未能盡其變餘風猶未絶畢公不可不以是為念也葢欲畢公思所以盡變之之道焉殷民心術葢染於紂之惡習紂智足以拒諌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功故其臣民化之亦以利口為賢觀管蔡一倡其流言而商民起而應之相挻而為亂惟其靡靡利口故也周既平管蔡矣以殷民之未能遷善遠罪故不擇而用之而商

民謂殷家於夏之士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而周於殷之士不然不知其賢否之不同而每以此藉口以咎周則其利口蓋優爲之也蓋治病者必知所受病之處殷民之不善蓋在於此故康王以戒畢公也蘇氏謂秦俗似商俗秦二世似紂張釋之所陳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其言是矣殷民之居舊都者康叔治之而其士大夫之同惡者則遷之成周以其頑之最甚故以世禄之家爲言言古人有言謂卿大夫以

其功德之著受禄於其君而子孫世世有之則其家鮮克由於禮葢其祖父建立之難故知所以長守富貴之道子孫未嘗知勞而坐享之則其不由禮必矣惟不由禮故以其放蕩之故而其德遂陵夷而大壞德既陵夷而大壞則實悖亂於天道矣葢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民之秉彛而好是懿德則不失守天生之物則而順其所固有以蕩陵德此豈天之降衷本如是哉故為悖天之道也夫以不善之化而其奢

麗如此茍無以變之則歲復一歲世復一世雖萬世亦與之同流矣蘇氏曰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此說甚善如賈誼所論秦之俗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今世之俗蓋如是矣是秦之故習未改也惟其無周公君陳畢公之徒以為之司牧故耳以此觀之則殷之俗使非三后亦將如秦俗至今猶在是之

謂萬世同流今此殷之衆士葢以世祿之故其藉寵勢亦已久矣故怙恃其奢侈以滅其義滅義即所謂陵德也葢善不善之習如權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德義積諸身則放蕩奢侈之習自消旣放蕩奢侈矣而又且自矜夸於人德義何有哉服美于人若子玉瓊弁玉纓子臧鷸冠之類非先王之法服故美于他人也夫既驕傲淫佚又以此自夸於人茍不知變則必將以惡終今雖以周公君陳之故能化其訓而收

其放心畢公之所以防閑之者亦不可謂易也夫人之情儉生於貧侈生於富彼既富於財則必將用之如泥沙此其所以驕淫矜侉也故子貢問曰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蓋富而能好禮則可以長守其富矣故以富之資而知教訓則可以永其年矣觀無逸所論商三宗彼其享四海之富惟以無逸之故遂能享國之永今殷士惟能以富而知教訓則豈不永其年乎蓋商士以世禄之家非

不富也所乏者能訓耳故以永年而誘掖之也然所謂訓者不在乎他惟德惟義而已所謂訓者莫大於此夫德義人心之所同然其所以訓之者非推我所有以予之也亦非强彼所無而習之也惟彼以放蕩奢侈遂至於陵德賊義失其所同然者訓之者亦因其所同然還以治之而已然所謂德義之訓者必由古訓苟非古焉則何足以大訓乎蓋天下之理一也稽之前古揆之當今惟此理而已故德義之訓必由

於古也惟康王以世禄之家乃至於悖天道而殷之庶士席寵如此惟恐無以閑之則知武王之數紂之罪以其官人之世也蓋殷之世家驕淫矜侉與紂同惡相濟如此篇所稱故得以其官人以世爲罪不然古之仕者世禄賞延于世舜之盛德又何訾哉此言周邦之安與危惟在殷士之化與不化而已當康王之命畢公之時殷之頑民以周公君陳監之之故世變風移已式化厥訓則是商民之已遷於善而周邦

之已安而其言猶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殷之頑民雖已漸染於周公君陳之教訓使其能自同於善而不反則周邦信乎有泰山之安苟其一時服從教訓而心未能純一於善則其驕淫矜侉蓋有時而復作如此則雖天下之民已盡按堵若有太山之安而實有累卵之危不可以不戒然則欲殷士之化而周邦之安則惟在於政之不剛不柔蓋政不可

以無剛柔而剛柔俱不可以偏勝如和羮焉必藉鹽梅以成其味然必鹹酸不可得而名言謂之爲鹹則不可謂之爲酸則亦不可然則爲和羮之善此之謂不剛不柔則其德信乎修矣商民之居於成周也葢始自周公營洛邑以遷之而爲之師保周公既慎之於始矣君陳之代周公又能和之於其中畢公之代君陳又能成之於其終此三后之所以化商民者其心若出於一則可以同致于道道既浹洽則其政事

無不咸治故可以澤潤生民不獨中國也雖四夷左衽之邦亦得所恃賴矣觀漢之初蕭何爲相而曹參繼之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夫以蕭曹之同心其效猶如此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協心其效爲如何邪夫既謂之協心則其道同矣而說者必從而爲之分别周公如是而爲慎君陳如是而爲和夫以厥終謂之成此所當然茍於其始必謹則其中其終不必謹邪其中必和則其始其終

不必和邪如必分别其所以然則其說必至於此且康王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而其所謂周公之事者旌别淑慝而已君陳之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是亦旌别淑慝之意舉此一端觀之則三后豈有異道哉此篇既曰四方無虞又曰以康四海令又曰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所治者成周之殷民而已四方四夷爲言者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天下之勢猶一堂之上也一國

一邑有反側不安則天下之勢必危蓋成周殷民密邇王室天下之根本所係殷民不安則天下可慮天下不安則四夷乘間而起矣此四夷左衽之所頼者必在於商民也中國夷狄皆已安寧天下之福孰大於是故我小子可以永受此福也公其以是成周之治爲我周邦立無窮之基則公亦有無窮之名顯於後世蓋周之基業所以緜緜延延而無有窮已者以畢公之監商民之故後世若論周家光有天下之效

必將歸美於畢公此無窮之聞也有無窮之聞則子孫得以訓法其成式惟以治也訓其成式則烏有不治者乎成王之戒卿士曰萬邦惟無斁戒君陳曰終有辭于永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皆謂其實著則其名自顯效之必至也王氏以極高明道中庸制行不以已吉凶與民同患爲說揚龜山辨之詳矣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謹厥事天下之事無難易惟在乎人之所爲如何耳不可以爲難而自沮亦不

可以爲易而忽之故謂畢公無以爲不能惟盡其心則豈有不能者哉無以其民爲寡而不足爲不謹其事則雖寡民未有能治者矣既其心慎其事則可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前人謂周公君陳守之而不失所以美之也以畢公之懋德克勤小物則必不自以爲不能也必不以爲民寡而忽之也而猶以此戒之蓋前世帝王君臣之所以相告戒者未有不若是也夫以堯舜之盛德而其臣戒之之言

常若庸主之所爲者不如是無以革其非心而勉其不及也

君牙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康王之孫昭王之子名滿大司徒卿官周禮曰

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則大司徒教官之長也是時大司徒缺穆王命君牙爲之王若曰嗚呼君牙以下皆其命之之言史官紀載之以爲此篇也篇内有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此正大司徒之職也穆王以大司徒之職所當爲者而命君牙且先之以纘乃舊服無忝祖考以洪敷五典爲君牙祖考之舊服則君牙之祖考蓋皆典是職矣累世司徒之官蓋若鄭桓公武公父子繼爲周司

徒也歟成王之將崩康王初立芮伯爲司徒而君牙在穆王之世爲之則君牙者竊意是芮伯之子孫世襲父職雖以經之文前後參較知其若此然經無明文不敢必以爲然也前世帝王之命其臣而其臣或世臣之後則必稱揚其先世之功德又欲其纂而行之則可以無忝其職也江漢之詩宣王命召虎平淮夷之詩也而其言有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常武之詩宣王命皇父平徐方之詩

也而其言有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蓋召公召虎之祖南仲皇父之祖召公曰辟國百里而南仲之城朔方則玁狁于襄皆有大功載在王室故當命召虎皇父握兵出征之時則必稱述其事不獨以褒大其先以眩耀於天下蓋使夫思所以繼之也君牙之先既世爲司徒將欲其無忝祖考則必爲之言其祖考之所以然也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所謂臣道忠貞而已晉獻公曰何謂忠貞荀息曰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觀荀息所言之意則知忠貞者皆謂致力於王家而

無外心也君牙之祖與父世世皆篤於忠貞之道是

以能服勤於王家惟其服勤故有成功可以紀之于

太常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王建太

常王者之旗則畫日月於其上昭其明也司勲曰凡

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

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

自名也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紀于太常是亦如鍾鼎之有銘皆明著之後世而已矣惟明著之後世則後世可不思所以繼之乎今我小子之君天下也葢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自文武基於西土積德累功以創造大業而成王康王持盈守成致天下於太平而我以小子嗣守其遺緒常懼不克負荷其責重矣然文武成康之所以治天下者葢皆有賢臣以左右輔助之故能治四方以文武

成康而又加以克左右之臣今穆王之德自謂不及先王而又未有先王之臣此心之所以憂危也蹈虎尾者必不免於噬涉春冰者必不免於溺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冰至於春其將釋矣而乃涉也此皆言其憂危之甚也我之憂危如此今既得君牙則命之輔翼我一人以爲我之股肱心膂傳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良一體相須而成作股肱心膂蓋言其與我一體也膂背也汝之爲

我股肱心膂惟能繼汝祖考之舊事不爲爾祖考之辱則可矣爾祖考之舊事蓋以五典而教民爾能大布五典之教使民之則各得其和則爲能纘之也王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是也楊龜山曰孟子曰有物必有則蓋曰有物矣則物各有則焉近取諸身百骸五臓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

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所謂五典之民則者此言盡之矣書載舜之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而孟子亦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蓋不過如契而已矣周禮司徒掌施十有二教鄭康成曰有虞氏五

而周十有二焉案經周官之言六卿分職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此命君牙爲大司徒又曰弘敷五典五典即五教也而以爲有虞氏五周十有二何也蓋十有二教不可即以爲五教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言敷五典以和民則其本在於君牙身之正心之中也傳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父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

恕也然則敷五典以和民則若不能盡父子之道而求斯民之父慈子孝可乎不能盡兄弟之道而求斯民之兄愛弟恭可乎以至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莫不然其爲不恕莫大於是雖使其號令之諄復政刑之嚴明終不能以和之也是必以身觀身以心觀心爾身之正然後可以求民之正爾心之中然後可以求民之中身誠正矣心誠中矣則其教化之所漸摩道德之所鼓舞其孰有不中不正者乎王氏以身正

爲政以心中爲德意欲以分優劣淺深此蓋泥於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既以身之正爲政則必以心之中爲德矣殊不知心正身脩豈有二道哉於身則先言爾於心則先言民蓋反覆言之以發明其意也祁寒盛寒也君牙竊意其以司徒而兼行三公之事者故以暑雨祁寒爲言欲其爕理隂陽以稱三公之任故也以六卿兼三公此周家之制周公召公毛公畢公是也四時運行一寒一暑雖本於

天而所以變調之者實本於人蓋天之與人精神有以相感者也使夫寒暑之失其常時雨暘之失其常度民豈以為天之過哉其怨恨咨嗟之聲必以為君相所致則夫居三公之職而佐天子以變理之使夏無愆陽冬無伏陰咨怨之聲無自而發不可以不為難而忽之也自漢以來陰陽一不調宰相之知大體者未嘗不引慝而歸於已天下之人未嘗不歸咎於宰相漢丙吉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

問逐牛行幾里矣或以問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爕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唐武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宰相以爲祥杜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今草木黄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恐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此皆引慝以歸於已若夫楊再思爲相時水沴閉坊門以禳有車陷于濘斥牛不前恚曰癡

宰相不能和隂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則所謂怨咨者矣方其未調之前視之豈不爲艱及其既調之後視之則爲易故當思其艱以圖其易葢至於易則無有咨怨者此民之所以寧也文王之居于岐周也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然伐紂之謀葢自文王而啓此文王之謨所以爲丕顯惟文王之大統未集則武王伐商之功所以繼其志述其事而已此武王之烈所以爲丕承其曰丕者王氏謂積小成大葢

以揚子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故也文王之謨武王之烈所以開啓佑助我後之人者皆以正道而無有廢鈌既無廢鈌故紀綱法度所以盡得其條理而四海之内所以盡得其所若六月之序言鹿鳴廢則和樂鈌之類以厲王之世廢鈌如此則其失正者多矣故四夷交侵中國衰微以其鈌而不振如此則知當穆王之世正而罔鈌其盛爲如何哉惟其謨烈之盛汝當有以維持而昭明之故惟敬明其五典之訓則

可用以奉順先王之道荅揚文武所以啓佑後人之光命而追配于汝之前人祖考也此言文武之謨烈蓋欲君牙洪敷五典以奉順之也王氏則以謂聖人所以爲謨烈亦敷五典之教以和五品之民殊不知謨烈者但指伐商之事楊龜山已辨之矣先正蘇氏曰周召畢公之流是也言君牙惟當率由先正舊典而式之蓋以民之治亂惟在此式與不式而已此篇所言者每以纘祖考爲言此又曰先正亦猶成王之

告康叔既曰祗遹文考而又曰敷求殷先哲王別求古先哲王也既式先正而又循其祖父之所行則汝君之有治功於是而昭顯矣蓋君之治功實自於臣臣能稱職則其功必歸於君此古今之常理也蘇氏曰予讀穆王之書三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見也夫昭王征而不復至齊威乃以是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耻之志今觀君牙伯冏之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予竊謂不然南征不

復之事載於左傳使穆王誠無憤耻之意是誠可罪然夫子之於書雖平王不克終然其一時有志於中興之言夫子取之雖秦穆公不能踐言然其一時悔過自艾之語夫子取之此文侯之命秦誓所以預於百篇也如穆王之三篇其言純正明白有功於治體夫子亦以是而取之不得以昭王之事而謂其周德之衰有見於此夫子豈以其衰而取之乎左傳以為昭王不復而呂氏春秋曰昭王親將兵征蠻荆辛餘

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以昭王爲脱於難不知何也

冏命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
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
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
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
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
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

憲

伯景臣名大僕正僕官之長漢孔氏謂大馭中大夫

案周官司馬之屬大僕下大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注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

其長也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

大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注於大馭而下曰馭之最尊於戎僕之下則不曰馭

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周官大僕既爲僕官之長先

儒不以大僕正爲大僕而乃以爲大馭者蓋大僕既下大夫而大馭乃上大夫此篇又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曰羣僕則戎僕而下皆是戎僕中大夫其位在於大僕之上故知是大馭也且大僕之職王出入則爲前驅而已大馭掌馭王輅與王同車既親近於王而又位爲最長則大僕正非大馭而何不言馭而言僕者此亦周禮注所謂侍御於車者也穆王得伯景以爲賢而命之以爲羣僕之長蓋僕御之官雖若卑

賤而人主之德所以或成或不成者實係於此以其與王同車爲最親近故也既得賢者以爲其長則羣僕無非賢者矣故穆王以册書命之而史官記載以爲此篇此篇與君牙皆是命體君牙之命篇則但以其名此則去伯而加以命字是亦各其史官一時之意也怵惕憂懼之意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莫不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則怵惕者心之不安也故曰怵惕惟厲厲危也言我不能修德而乃繼先人

以居大君之任懼其不克負荷以遺先人之羞故怵惕然不自安半夜而興思所以免於愆過也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命伯景則曰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不是過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此非惻怛之語而何自昔在文武以下則所言免厥愆者惟在於小大左右之臣莫非正人也昔文王武王之君天下其德之精於身者聰足以聽德明足以視遠而又有齊聖之德

則德之充實輝光可謂至矣文武之德所以盛者則以其在朝之臣無小無大皆懷忠良之道雖其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亦無非當世之正人此諸臣於旦夕之閒有以承弼其君獻可替否陳善閉邪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惡此聰明齊聖之德所以盛也故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則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之而萬邦至於皆美也此皆盛德之所致而德之所以盛則以其臣承弼之所致也觀立政

言文武之臣不徒常伯常任準人之得人也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則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可知矣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不惟朝廷之大臣欲得其人至於左右近習尤不可以非其人使左右而非其人則朝夕與之居處漸染浸漬入於邪僻而不自知雖大臣或得天下之傑而君心已蠹孰與有為哉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故雖小大忠良必侍御僕從皆正人而後可中庸曰惟

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葢文武所謂聰明齊聖者也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恱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臨照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者也論聖人盛

德無以加此蓋其積諸中者既充實輝光而不可揜則其發於外者其機如此理之必然也而文武所以爲德者蓋本於臣之力文武猶不能自成其德况穆王乎故穆王自謂無良必賴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而彌縫之繩正其愆過而糾察其繆尤以格其非心則可以克紹先烈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而後國定故穆王之紹先烈必本於此曰不及曰愆曰繆

曰非心其實一也皆欲其輔賛彌縫致於無過之地而後已惟其有賴於左右前後之臣故今我命汝作僕官之長凡羣僕侍御之臣汝皆有以統率而正之則可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焉羣僕即戎僕齊僕之類羣僕侍御即所謂左右前後之士穆王欲左右前後之得其人惟得一伯景可矣蓋鸞隼不同翼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為能知賢惟善為能舉善伯景正則羣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

不能與之一朝居也故左右前後皆不可以非其人而其要則在於其長汝既爲僕官之長則夫羣僕侍御之臣與汝同僚者汝當謹擇之不可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而進之惟吉士則可也便辟側媚皆謂不以正道事其君者也大僕正中大夫耳而得以慎簡乃僚則知周之世官長皆得自辟其僚屬也故唐陸贄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而引此以爲言魏元同論選舉法弊亦引此也羣僕之臣皆以正道事

其君則其君必正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習與正人居其勢不能無不正若其阿諛以媚其上則其君必自以爲聖蓋其君之處心行事曾未及堯舜禹湯之萬一而其臣佞之以爲遠過於堯舜禹湯則豈不自負以爲聖乎昔子思言於衛侯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今之君臣乎

蓋臨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未有不自以為聖者以其臣之諛也夫自以為聖者譬如掩耳盜鈴已則不聞其聲而謂他人亦不聞之惟僕臣之正則其后克正諛則其后自聖自后之德與夫不德惟在於僕臣也惟后之德與不德皆在於僕臣故穆王之命伯景也其言諄諄反覆惟欲其謹擇賢類以交修于我一人也漢世驂乘之官最為要重以其職於天子為親近故每用於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

爭以爲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穆王之遺意文帝使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傑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文帝笑下談談哭下車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倢伃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此漢家之制度然也耳目之官即羣僕也以其在王之左右前後而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謂之耳目

之官惟僕臣之重如此汝之所以擇之也不可不謹不可親昵于小人以充此耳目之官以小人而充之則必導上以非先王之典矣汝所用者皆非其人之吉善但以行貨之故遂以爲吉而薦之若是則必不能任官而病之矣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惟貨其吉是也漢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蚡言於太后遂召用之唐杜黄裳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薦之平蜀安國崇文固可用然乃以其貨

而得舉論者深以為罪況非其人哉若用行貨之人而使之病其官則是汝大不能敬其君我實以為汝之罪也景子謂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孟子則謂其人無以仁義與王言為不敬莫大乎是此穆王以用行貨之人為大不祗厥辟之意蓋人臣之所謂恭敬固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也欽哉此終戒之以不可不欽也穆王之於景既戒之以巧言令色便嬖側媚之人又戒之以憸人又戒之以行貨之人蓋若人而用

之則豈能弼汝君以常法哉汝當輔弼其君永以常法則惟當謹簡吉士而已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又有謂得八駿以造父爲御西巡守會西王母於瑤池蘇氏因之遂以穆王之書爲周德之衰令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覆如此至謂慎簡乃僚無以便嬖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爲非者而王之言既然則亦豈肯

爲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當以書爲正

尚書全解卷三十八